



# 那一抹记忆

蔡筱丽/文

温岭的城区不断扩大，已经差不多到边界了，同时，旧城区的恢复走上了日程。今日，大刀阔斧的旧城区老房子拆迁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。

随着一幢幢老房子的倒地，粉末灰尘四起，周边废墟一片，儿时对老城区的记忆不断呈现，失去的才是珍贵的，对老城区的记忆开始复苏。

我对于温岭老城的记忆是从小学三年级开始的。我的家乡在横峰，家里姐姐众多。我二姐嫁在温岭城区中心的大会堂附近，那时乡下的我总觉得有姐姐嫁在城区中心，是多么骄傲而庆幸的事。尽管我的姐夫是个弹棉絮的匠人，我姐是温岭灯泡厂的工人，但感觉嫁入城区为人媳妇已经是上好的选择了。

那时的我就读横峰小学，班主任余冠芳老师是城区来的师范毕业的正式老师，操一口流利的普通话。我们都非常仰慕也有点敬畏她。她的家和我家只相差数米，距离大会堂门口很近。我经常去大会堂周边玩耍，有时也会去

看一场电影，就算是很幸福的事了。

每当周末，我就跟着余老师乘着小汽船去我二姐家玩，也感受一下城区生活。余老师是个和蔼且有爱心的老师，那时的我个子矮小，成绩优秀，在班里担任班长，所以大家都叫我小班长。还记得领奖时，由于个子太矮小，同学们站着看不清我，教导主任就把我抱起来领奖。这段横峰小学的记忆和余老师息息相关。由于她的努力负责，我的成绩一直很优秀，也由于她家和我姐家较近的缘故，所以小学时代的周末，我基本都在城区和横峰之间来回。

那时的大会堂周边非常热闹，夏天里，人们悠然地坐在大会堂门口乘凉。温岭剧院就在马路对面，边上有一条小溪，很多人在剧院门口的溪水里洗衣服。温岭职技校就在剧院边上。感觉那时的文化中心就是大会堂和剧院一带。

后来，我努力学习，以余老师为心中的偶像，希望长大后也能当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。我为了这个理想一步步努力着，从横峰中学毕业后，考上了温岭中学。那时的温岭中学也是

小有名气的，坐落于虎山脚下。虽然不像现在如此难进，但是对于我们乡下的学生而言，能进温岭中学也是莫大的光荣，周末时我都不愿意把温岭中学的校徽拿掉，校服也不愿意脱下来，心中有满满的荣耀感。

温岭中学边上有一个大操场，以前叫作西郊场，曾经作为枪毙死刑犯的地方，温岭话就叫作告炮场。但是，我们一点也不觉得可怕，我们每天都会在操场上做操，每次回家和回校都会经过这个操场。还记得大操场下去到上水洞路、下水洞路，一条小溪蜿蜒而下。

周末有空，我也会邀约室友去温岭中学（现在的二中）边上的虎山公园玩。那时的虎山公园已经算是很不错的休闲去处了，每到周末，大人小孩络绎不绝。我会去虎山公园的凉亭背书复习，那时的我们简单、纯粹而美好。

那时候住校的生活现在回想起来甚是怀念。8个女生组成一个寝室，每人带着便当（饭盒）自己蒸饭，在饭盒里放一个家里带的咸鸭蛋，还有腊肠之类的。一到饭点，我们便蜂拥去餐厅，挑选自己的饭盒，然后用布包裹着拿出来，一打开饭盒，热气腾腾的饭和菜香顿时

消除了我们上课的疲惫。有时会在饭盒里放几个土豆或者芋艿，算是给自己加餐了。那时的我们非常知足，对生活没有过多的欲望。

还记得在温岭中学高一时的那个中秋节，因为刚入校门不久，对住校生活还是有点好奇和懵懂。中秋节晚上，狂风暴雨，我们取消了夜自修，就在寝室里和室友们一起过节。我们都没想到，班主任阮圣耕老师（矮小，皮肤白皙，说话幽默风趣，爱生如子）竟然冒着大雨来寝室慰问我们，为我们庆祝进入温岭中学的第一个中秋节。毕业以后，我们一直很怀念阮老师。很遗憾，他在中年之际不幸患癌症而去，这一噩耗着实让我们心痛了好久。

逝者已逝，我们美好的高中生活依然和温岭老城息息相关。从汽船埠头到温岭中学的那段路，记载了我多年的青春时光，那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之一。高中毕业后，由于第一年没有考取大学（那时的大学很难考），我经历了一年躲躲藏藏的高复班生活（1991-1992年是一个特殊之年，那时教育局不允许办高复班）。经历了难以言表的高复班生活后，那一年，我还是选择了台州师专，依然选择了为人师之旅。

如今，我在为人师之路上已经走过了将近30年（明年就能领到红本本了），将近退休年龄了。刚好在同一年，我和余老师都面临着老家拆迁，她的大会堂和我的小南门。属于我们的共同的老城生活即将消失，一切将尘封于脑海。我们的青春不再，我们的韶华依然！

余老师已经退休多年，而我也即将面临退休生活。忽然，耳边响起《长大后我就成了你》这首歌曲，听到耳熟能详的曲调和歌词，泪水模糊。青春易逝，生活依然继续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。

时光斑驳了岁月，岁月成就了时光，我们在岁月里煮酒论英雄，我们在时光里流淌美好的青春和韶华！愿所有的美好在时光里酿一壶醇香浓郁的酒，在我们年华老去时，让我们在幸存的记忆里重温曾经的美好！

愿新城更新，愿老城不老！生活的相册里，我们新旧交替，时光不老！



## 将“大会堂口”缝补进旧日时光

章柠檬/文

谁的日子不是在一边缝补，一边前行呢？

温岭的大会堂口，自大会堂里的最后一块银幕落下后，便逐渐升腾起另一番景致，日用杂货、修改衣服、补鞋修伞等店铺悄然兴起，这里依然人来人往、笑语盈盈，不乏热闹。小镇很小，生活很慢，有多少小镇居民在这里将生活的物件重新打理，或慢慢挑选装点的小饰品，满怀期待地来了又回，不断刷新着日子的踏实与喜悦。

我记得上小学那会儿，母亲经常带我来这里挑选扣子。那时的新衣服是不大实现的，都是母亲请裁缝做或自己加工，那时的衣服也不是兴在大胆时尚的款式上，可能满大街都在穿当年的统一流行款，于是扣子成了可以攀比、可以凸显的装饰品。大会堂口原先只有一家纽扣店，店主是一对年轻的夫妇，不太热情，也不准还价，典型的傲气、老城关人。说是纽扣店，实则包罗万象，跟衣服有关的配件应有尽有，跟家庭主妇能搭上边的工具也是一应俱全。

我们娘俩一踏进店里，没半个小时是出不来的。我最喜欢两种扣子：一种是向日葵状的水晶扣子，在白衬衫上别成一排，心情会特别亮；另一种是镶满钻石的大圆扣，别在红色格子大衣上，现在想来土得掉渣，可当时觉得美得不行。我的

臭美，定有部分是遗传自母亲的，她不单要在琳琅满目的扣子台上左挑右选，还喜欢围着高高垂挂下来的五颜六色的花边条，琢磨出各种安置它们的想法，比如买两尺大红宽花边缝在枕头套上，买一尺白色蕾丝边缝在衬衫袖口，再买一圈细细的丝绒花边织在我的小围脖里。总之，我们会买走一堆构想中的美丽，欣然赶回家制作。

在妈妈牌毛衣盛行的年代，妈妈们也是费尽心思在小孩身上展现自己的手艺，大会堂口卖棒针、钩针、花线的地方，是她们交流切磋的重要场合。选几号针编上衣，哪个钩针可以在领子上钩花，选哪个动物贴布压在胸前好看，都是她们津津乐道的主题，而我重点要说的是，曾经在小孩毛衣上风靡一时的动物贴布。我们那时穿毛衣，那叫一

个物尽其用，摸爬滚打是我们童年的日常，所以毛衣的手肘处、毛裤的膝盖处，通常会被磨得发亮，甚至破出一个洞，于是各种彩色的动物贴布广受妈妈们喜爱。它们会被精心挑回家，用熨斗牢牢地烫压在毛衣上，破点立马变亮点！

不光妈妈们爱在大会堂口淘宝，等我们这些女孩子长到十来岁，存够了零用钱，也喜欢来这里买买买。其实也就拿着几十块钱，但能买的东西太多了，我们不但给自己挑各种各样的头绳头花，还偷偷地给自己买戒指、耳环、手链、项链等首饰，可带劲了！现在真金白银的首饰戴在身上，都不如30年前的那个下午来得快乐，我们一群女生第一次把3元一对的珍珠耳环夹在耳垂上，第一次把5元一只的玛瑙戒指套在手指上，从大会堂口手拉着手跑出来，阳光很亮，照得我们的脸很红。

对了，能带一卷崭新的、雪白的橡皮筋到学校里去，也是当年女生很嘚瑟的事。1毛1尺，花2元钱就能提升娱乐装备，女生的这种虚荣也是大会堂口的。

还记得那些年我们穿过的彩色高筒雨鞋吗？没两个以上补丁，家长是不会同意给你换双新的。新买的皮鞋、新做的棉鞋，也都要先送到大会堂口铺个橡胶底，以延长它们的使用期。这些活通通交给了大会堂口的修鞋铺。

修鞋铺是店铺中最简陋的，以前连铺都不是，修鞋匠扛着个工具箱靠墙一坐，就营业了。后来才弄了个铁皮屋，也小得很，占地面积2平方米都不到，但好歹能躲个风吹雨淋。和铁皮屋一样诚实的，是在这里干了好几十年的修鞋匠，一年到头都戴着黑兮兮的袖套，挂着黑兮兮的长围裙。毕竟干的是跟脚有关的活，他们多年来养成了踏实、细心的习惯。瞧，一手扶鞋一手摇动转轮，飞针走线，有板有眼，搓皮粘胶，细致灵活，你可催不得，他们最看不惯顾客说“马马虎虎得了”。甭管是几千元的鞋，还是几十元的鞋，他们都会往最结实里修，有时忙活了好一阵，可能就收个5元、6元，但鞋子上重新长出的结实劲，顾客穿上鞋的那份舒坦劲，却让他们骄傲得很！我想，这也是工匠精神

的一种解释吧。人做事不光为了赚钱，而是在做的事中找到更高的价值。

年复一年，他们在这一间间狭小的铁皮屋里，低着头默默地裁剪、修边、磨边、打转。他们修好的不仅是一双双或昂贵或普通的鞋，还有被鞋子伤害的脚，以及渴望重归于好的人心。

他们会不会像曾经也在这里停留过的修伞匠一样，哪一天就消失不见了呢？

我想，来这里缝缝补补的人们大多是念及旧物的，也是会精打细算过日子的。即使后来大家的生活条件好了，也丝毫不影响大会堂口的修补生意，这里照样被小镇居民热情地光顾着，且修补店越开越多。裤脚长了、松紧带松了、拉链坏了、衣服肥了、羊绒衫脱线了……都被送到大会堂口来拯救。

这些修补店没有醒目的招牌，往往就写着“某某修裤脚”“某某改衣裳”，店里的老板就是伙计，干的就是细碎的手艺活，做着安稳忙碌的营生。她们大多不善言谈，也不太会招揽生意，但还是会带给你惊喜，让你相信她们是有魔力的。这么大的破洞都给钩回去了，好平整哦，跟新的一样。改得太合身了，幸好没丢，都买不到这个款式了，有时候你不得不承认，改造重塑带给你的获得感远大于新购。

每一件旧物里都藏着我们挥之不去的过往，给予我们情感上的慰藉。在推崇“断舍离”的今天，能带着回忆和珍惜，不用着急过那么新的生活，何尝不是温暖的人间烟火气。

每一个拥有很多缝缝补补小店的城市，应该都有一群阳光、向上、幸福的人。他们懂得在岁月里回忆，在回忆里成长，在成长里修正，不断地成就更完整的自己，寻找更美好的生活。

是的，这里要拆迁了，缝缝补补一条街的大会堂口也将落幕了。城市在前行，我们的日子也在前行，城市再大，也是一砖一瓦地建，日子再小，也要一针一线地过，我们既在高楼大厦里，也在市井小巷里。

那曾经修补过我们年年岁岁的大会堂口，终将被我们缝补进旧日时光里，会一直在！

## 等涨潮等退潮

王灵朦

暗处的波涛深藏激流之下，或平静海水，试图重新登陆。海边的人们陆续散去，如同蚂蚁分流。千年曙光碑下，光芒暗淡。遥望的石夫人，目光却锁死。此时，就像温岭等候的多年大雪。我们无法窥探，一场雪的呻吟。而山的剪影，背光而行。看见一切隐于平静后，孩子们清洗贝壳。第二天清晨，等涨潮等退潮。却不知这人生来回地被海水推

## 退役军人

残苑

退役军人，隐身各条战线。践行人民守护神之责。

他们云集一种强大的后备力量。只要一声召唤随时都可以集合。

他们其实有时候很弱，在岗位上。他们踏踏实实工作只是个普通人。

他们不卑不亢，谦卑一刻。也未曾忘记。我是一个兵。骨髓里留存硬骨头精神。

他们是逆行者的先驱代表。在我们身边永远是个宝。

流经一条悠远而辽阔的河流。他们用爱躬身，收起凌厉的尖锋。在春花秋月里滋润这片富饶的大地。